

“斗指东南，维为立夏，万物至此皆长大。”

又是一年立夏时节，草木葳蕤，蛙鸣渐起，梅子青黄，樱桃红透，天地间充盈着蓬勃的生机。

这时候最忙的不是农人，是诗人。尤其是苏州诗人。

苏州这个地方，水网比马路还密，推开后门就是田埂。读书人写字累了出门走走，一脚就踩进泥里。

所以他们写初夏，跟别处不一样。不是想象，是日常。不是风雅，是活着。

从唐朝到明朝，有三个苏州人，把立夏写出了千般滋味。今天单说他们。

现代快报/现代+记者 王子扬



江苏文脉

扫码关注
江苏文脉公众号



图片由AI生成

陆龟蒙

你咋这么怕热

人和人的体质不能一概而论，这话放在陆龟蒙身上尤其合适。

这位晚唐诗人，苏州人，自号江湖散人，还有个号叫天随子，大概可以解读为“随便吧，老天你看着办”。

他考进士没考上，换别人得难受三年。他没有。收拾行李回到松江甫里，就是今天苏州用直那块地方，当农民去了。

不是行为艺术，真干。他在《甫里先生传》里写自己“躬负耒耨(bèn chā)，率耕夫以为具区”，扛着锄头带着雇工下地，晒脱一层皮，结结实实地当一个庄稼汉。

几百亩茶园，种稻栽树养鸭，闲下来看鸭子打架，雨天戴斗笠巡田，兴致来了写诗寄给好哥们皮日休……日子过得散淡又结实。

这么一个人，到了夏天却特别怕热。但他避暑相当有一套，而且自成体系。

第一招，玩水。苏州哪里好玩他们门儿清。他找到吴王当年消暑的地方，划船玩水，写了首《消暑湾》，上来就说“我真鱼鸟家，尽室营扁舟。遗名复避世，消暑还消忧”。我天生就该活在水上，夏天划船比当官快活多了。

第二招，防晒。太阳太大，一头钻进古寺，千万不能晒伤。他跟皮日休去北禅寺纳凉，两人唱和：“漱蒸何处避，来入戴颙(yóng)宅。逍遥脱单绞，放旷抛轻策。”热得没处躲，躲到寺庙里，脱了外套扔了手杖，凉快一会儿是一会儿。

第三招，装备。他在《药名离合夏日即事三首》里传授心得：“避暑最须从朴野，葛巾筠席更相当。”别整那些花里胡哨的，葛布头巾、竹席子，才是避暑的正确打开方式。

第四招，冷饮。夏天出汗多，要及时补水。陆龟蒙和皮日休又跑开元寺去了，不为参禅，先喝杯茶。“烦暑虽难避，僧家自有期。泉甘于马乳，苔滑似龙髯(chí)。”庙里的泉水比马奶还甘甜，石头上的青苔滑溜溜的，看着就凉快。

就这么一个怕热怕到骨子里的人，写起初夏田园来，反而最安静。你看他跟皮日休酬唱那首《奉酬袭美先辈初夏见寄次韵》，不喊热了，只看了两眼：“蚕茧尚薄，燕雏新成。”

十个字，初夏的魂魄就出来了。蚕茧还薄，是春寒没走干净；雏燕刚成，是夏天真来了。一凉一暖之间，立夏的温度被他拿捏得死死的。

这大概就是天随子的意思。老天让热就热，让凉就凉，他负责看，负责写，负责在农活之余摘点枸杞菊花嫩苗下饭。那份自在，是装不出来的。



立夏风流 被三个苏州人写绝了

范成大 你这人咋这么爱夏天

如果说陆龟蒙是避暑专业户，那范成大就是夏天的头号粉丝。

这位南宋大佬，苏州人，当过“外交官”，出使金国差点回不来，干过封疆大吏以政绩卓著闻名，最后官至参知政事，相当于副宰相。

大江大河都见过了，晚年辞官回苏州，在石湖边当起了石湖居士。

按说见过大世面的人，容易对家常日子不耐烦，范成大却不。他回到石湖以后，对夏天爆发了惊人的创作热情。

春天走了，别人伤春，他就念叨一句桑叶快被吃完了，“桑叶露枝蚕向老，菜花成荚蝶犹来”。

家里热得不行，他不恼，跑到门口乘凉，还挺得意：“永日屋头槐影暗，微风扇里麦花香。”汗流浹背要补水，买不着冷饮也没关系，井水也好喝，“黄尘行客汗如浆，少住依家漱井香”。

当然他也不是一直这么淡定。晚上要睡觉了，蝉和青蛙在外面开演唱会，他也挺无奈：“不把痴聋相对治，梦魂争得到藜床。”你们使劲叫吧，我就当自己又聋又傻，要不然别想睡了。

乡亲们日子不好过，他就出来说公道话：“无力买田聊种水，近来湖面亦收租。”买不起

田就种水里的东西吧——不好意思，湖面也开始收租了。这种笔法，不是高高在上的怜悯，是感同身受的亲近。

他最厉害的作品，是那组《四时田园杂兴六十首》里的“夏日”篇。别的不说，就看这首：“梅子金黄杏子肥，麦花雪白菜花稀。日长篱落无人过，惟有蜻蜓蛱蝶飞。”

四样东西，两种颜色两样状态写到极致：金黄、肥、雪白、稀，这是一个老农站在田埂上看到的，不是诗人在书斋里想出来的。写实到了极致，就有了静物画般的力量。

篱笆边一个人影都不见，人呢？都在田里忙着。“乡村四月闲人少”，他写“无人”，恰恰是为了写“有人”，只是不让他们出场罢了。让蜻蜓蛱蝶替他守着那个安静的午后。

晚年的范成大最爱干的事，是跟小孩玩。“节物竞随乡俗，老翁闲伴儿嬉”，怎么热闹怎么来，当官半辈子退下来，最高兴的事是跟村里娃子一起闹。

他早年父母双亡，中年宦海沉浮，出使金国九死一生，在边陲重镇独当一面。大起大落都经过了，最后在石湖边，被一阵带着麦香的风、一串田里的蛙鸣给收服了。

这份从容，是拿一辈子换来的。

江苏文脉
立夏风流

陆龟蒙是唐末的散人，范成大是南宋的归臣，高启是元明易代的天才。

三个人隔着几百年，却像约好了一样，把同一片水土、同一个节气，写出了同样醇厚的味道。

耕读传家这四个字，在江苏不是挂在门楣上的，是长在日子里的。想出将入相，去想回家种田，回。哪条路都走得通。

所以这片土地上，隔几百年就会冒出这么一个人，把泥土和文字搅在一起，搅出一股子别处没有的鲜活气。

陆龟蒙、范成大、高启，已经把立夏写进了江南的骨血里。后之视今，亦犹今之视昔。麦花会再白，蛙声会再起，江苏文脉会再找到那个推开后门就踩进泥里的人。

高启 这田，不种也罢

三个人里头，高启最年轻，才华最盛，下场也最惨。

他是元末明初的苏州人，天下大乱的时候避居吴淞江边的青丘，自己给自己取号“青丘子”。

朱元璋开国以后把他请进翰林院修《元史》，赏穿蟒袍，风光得很。可他骨子里是个江湖人，受不了官场那套规矩，找了个由头辞官回青丘，继续种地。

他知道自己跟帝王家八字不合。但他不知道这只是悲剧的伏笔。

在青丘那几年是他一生最好过的日子。他有一首《初夏江村》，把立夏时节的江南水乡写得透透的：

“水满乳凫翻藕叶，风疏飞燕拂桐花。渡头正见横渔艇，林外时闻响纬车。”

这四句的功夫全在分寸感。水“满”了，小野鸭“翻”藕叶，一个翻字，那只水鸭扑棱翅膀的笨拙劲儿就活了。

风“疏”了，燕子“拂”桐花，一个拂字，燕子擦着花飞过的轻快劲儿也活了。渡口横着渔船是静，林外传来纺车声是动。

一远一近，一静一动，苏州水乡的初夏就这么被他收进两句诗里。

最见功力的还是最后两句：

“最是黄梅时节近，雨余归路有鸣蛙。”

归路。他走在回家的小路上，雨刚停，蛙声四起，黄梅天要来了。什么家？不是南京城里的翰林院，是青丘江边那几间茅屋。

跟陆龟蒙的甫里、范成大的石湖，是同一种家。

可惜好景不长。朱元璋翻脸了，一桩旧案扯上他，判腰斩，年仅三十九岁。

明代祝枝山在《野记》里记了一笔。相传，高启被执，沿途吟诗不断，至法场，从容就刑。他没哭没喊，只看着远处的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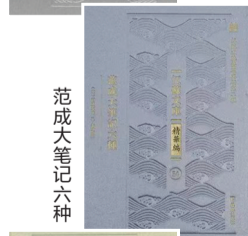
那一刻他不会想起青丘的立夏？江沙温软，蛙声四起，桐花开得正好。那个走在归路上的年轻人，再也回不去了。

因为他死得太惨烈，他的诗反而有了一种别人学不来的东西——知道美好短暂，所以把每个细节当最后一眼来看。

那只翻藕叶的水鸭，那阵拂桐花的春风，那段有蛙鸣的归路，是他用整条命换来的。



《陆龟蒙集》



范成大笔记六种



的生平与成就
《江苏文艺志·高启卷》